春秋讞

三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左傳讞卷四

宋 葉夢得 撰

宣公

元年春

公子遂如齊逆女

元年春王正月公子遂如齊逆女尊君命也

三命之大夫未有不氏者遂氏公子久矣何獨於此為尊君命乎葢傳不知一事再見卒名之例但

見後書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妾以爲尊夫人故於此復爲之說於成十四年叔孫僑如事亦然而復著春秋之稱其不知經可以類推矣不然晉人執季孫意如而後書意如至自晉晉人執叔孫婼而後書婼至自晉亦何所尊而稱族舍族乎

宋人之弒昭公也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爲魯討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

按文十七年春經書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不言盟安得謂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六月公及齊侯盟于穀諸侯會于扈傳曰晉侯蒐于黃父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則安得為魯討齊二說皆自相伐據十五年晉侯會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此在齊人侵我西鄙之後為魯討齊當是此盟而傳誤

以為此會其記事顛錯類如此

二年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皐

乙丑趙穿攻靈公于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貽伊慼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

越竟乃免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壬
申朝于武宫
趙盾非實弑君者也以其反不討賊太史加之弑
耳穀梁記董狐之言曰子為正卿入諫不聽出亡
不遠君弑反不討賊則志同志同則書重非子而誰
此葢原其志誅之也今直以亡不越竟反不討賊曰
非子而誰則是乃正弑君者傳盖得其説而不盡
也其載孔子之言謂董狐為書法不隱可矣既加

盾以弑以為萬世之訓豈得以其為法受惡復稱良大夫乎其言越竟乃免尤不然所以責盾者在討賊不討賊不以竟為限使盾越竟而復不能討賊則遂可免乎若言遂亡而不反則無所畏責此亦因上亡不越竟之辭不察孔子之意而誤記之也

四年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楚人獻黿于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于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况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弒靈公書曰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權不足也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

公子宋得子家而後成其弒書宋則歸生之罪不見書歸生則宋本弒君者固無所逃矣若但責歸生權不足而不及宋則宋之罪豈以歸生而免哉

五年

夏公至自齊

夏公至自齊書過也

公出而書至此自常法既别無異文何以見其書過宣公本以濟西之賂為齊所立傳以為齊侯新

立欲親魯而許公子遂之請止公者執公也於是別未有隙不應為大夫求婚而遽執公此事亦不足據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冬來反馬也

反馬於禮無見正使三月廟見歸其送馬自應遣使高固與子叔姬俱來則何以謂之反馬

七年

夏公會齊侯伐萊

夏公會齊侯伐萊不與謀也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

霸主徵兵於諸侯而相與應命不過曰以其事討其人此即謀也何與不與之有使不與謀則何名為會乎凡言會者以會禮合諸侯也此蓋與會盟及盟同義左氏既不得於盟故併伐失之而妄為此義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黃父公不與盟以賂免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

諸侯會盟而王臣臨之者多矣未有不書柯陵雞澤平丘是也唯葵丘之盟宰周公不與則復出諸侯盟于葵丘此會王叔桓公果在焉何以不書乎既亡無據矣所謂晉侯止公而公不與故不書者

尤非是誠或有之亦當如平丘書公不與盟何諱之云大抵經書會而傳增言盟者不一皆無所考

證要之當從經也

八年

城平陽

城平陽書時也

經書城平陽在十月葬敬嬴之後周之十月夏之八月安得為時蓋誤以夏正言之也

九年

秋取根牟

秋取根牟言易也

根牟不繫國杜預以為東夷國者是也葢屬之以為附庸故不言滅傳拘於克邑不用師徒曰取故謂凡書取言易也不用師徒此自克邑之例爾根牟誠邑則當繫國若以為國則必勝之而後能取於傳例凡勝國曰滅之何以不言滅乎

楚子伐鄭

楚子為厲之役故伐鄭

按經及傳前皆無厲役之事杜預以六年楚人伐鄭取成而還當之然傳本不言厲何以知其即此役十一年傳言厲之役鄭伯逃歸杜預復指前六年事皆無據特附會以成其說爾且既取成而還則何罪復伐此書在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之後蓋鄭既與楚成復叛而從晉故討

之是以十一年辰陵之盟鄭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乃從楚是矣傳葢橫出厲役事以相亂也

十年

夏四月

己巳齊侯元卒

齊崔氏出奔衛

夏齊惠公卒崔杼有寵于惠公高國畏其偪也公卒

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
崔杼舉氏與書尹氏卒之義同皆譏世卿也左氏
既失之於尹氏故併杼不能分周之强宗莫大於
尹氏固不一矣然詩有言文武吉甫者有言尹氏
太師者豈賢者則别之以見名不賢者則但識其
族歟尹氏崔氏其初告之辭亦必以名氏并見矣
春秋因之以譏世卿故去名而但見氏左氏求其
說而不得但以高國盡逐其族遂以為告以族而

不名若以為不當然故春秋録之以為非其罪其失之遠矣詩言尹氏太師此周人之辭也不名自可知其人矣杼乃告魯之辭若不名則安知其為誰乎不知經之弊至於如此且欒盈左氏亦以為以其族奔晉必亦以盈告而言其族矣經何以不書欒氏盈之罪未至如杼復入而弑君故告一也罪在族則去名而舉族罪在人則去族而舉名此非左氏之所知也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秋劉康公來報聘

劉康公杜預以為王季子其後食采於劉蓋據公子譜言然其釋經書天王使王季子來聘復引以為天王之母弟字季子然公子譜言劉康公為頃王之子定王之弟王之弟不知其何據疑以左氏稱劉康公而公羊稱天王之母弟故參取之云爾然而天子之例稱王子如諸侯之稱公子王子朝是

也親言之則舉重而以屬道天王殺其弟佞夫是也傳例凡稱弟皆母弟王季子畨為定王母弟何不書天王使其弟某來聘如齊侯使其弟年來聘而忽舉字乎季與子皆字也言季則不得言子言子則不得言季經有以字為褒者矣未有以字為貴者也正使得稱字亦不得冠王王者繫子之稱非繫字之稱以外傳考之定王八年即宣公之十年與左氏合王季子固劉康公也然不得為頃王

之子季者少也季子猶言少子蓋譏王以幼弱任

大夫之事則劉康公當為定王之子非頃王之子

方聘魯時未為卿士故經特書以見譏也

十有一年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丁亥楚子入陳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冬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

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因縣陳陳侯在晉
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為
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
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
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
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
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
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

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故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書有禮也

經書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入陳在殺徵舒之後今此言入陳殺夏徵舒則先後正相反矣蓋楚子以徵舒故伐陳雖入其國而殺徵舒以正其罪與蔡人殺陳佗者同故與之以討賊

之辭而不言入及其欲縣陳則因以利之是所謂貪其富者則亦入陳而已故復正其入陳春秋功罪不相掩猶柏舉之戰吳子始得稱爵及入郢亂男女之别則以夷言之曰入郢楚事先後雖不同而其義則一左氏不知此是以違經而妄變其序也 按徵舒弑靈公之明年經書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則陳成公固已君矣至十月而鄭入陳中間成公未嘗出奔則安得為在晉乎令叔時

之言謂諸侯之從據此但楚入陳無他諸侯則其言之謬可知矣此盖傳妄信㑹欲縣陳之説故謂成公先奔爾楚莊王賢君也辰陵之盟成公在焉是必嘗請於楚以討徵舒故使公孫寧儀行父亦得伸其志則何懼而奔縣陳及欲納夏姬事皆不足據　公孫寧儀行父同君于惡者也義不得納以其能請於楚而討徵舒故特以納許之凡經書納者皆與之辭何禮之云

十有二年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軘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

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

中之指可掬也

據傳例皆陳曰戰未陳曰敗某師經書晉荀林父

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此皆陳也今傳所

記乃因楚子逐趙旃趙旃棄軍而走晉人以軘車

逆旃楚人誤以為晉師至遂出陳進師車馳卒奔

以乘晉師荀林父不知所為而敗正所謂未陳者

安得經書戰乎與其例自相違矣傳載邲戰事其

辭太靡此皆晉楚二史各記勝敗麗雜之言未必
皆實而不能辨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晉原縠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
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宋為盟故伐陳衛人救
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
諸侯及大夫盟而後不能守者固不一也未嘗皆
貶何獨於清丘而責不實言乎杜預謂宋伐陳衛

救之為不討貳楚伐宋晉不救為不恤病然而亳城北之盟晉侯宋公衞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小邾子皆在焉其載書亦曰救災患恤禍亂然而冬秦人伐晉明年楚公子貞侵宋諸侯皆未有救之者亦可謂不實救災患恤禍亂之言矣諸侯何以復序而不貶且是歲宋以盟故以陳貳於楚而伐陳可謂討貳矣則宋為無罪華椒何以亦書人傳於明年楚子伐宋復言君子曰清

丘之盟唯宋可以免焉蓋自知其相戾故復為說以救之然而君子以為可免而春秋不免吾不知其說也杜預彊為之辭言華椒承羣偽之言以誤其國宋雖有守信之善而椒猶不免譏傳嫶華椒之罪累及其國故曰唯宋可免夫大夫將君命而出褒貶即其國之事安有與國為二者其附會尤可見蓋不知貶大夫同盟之始也

十有三年

夏楚子伐宋

夏楚子伐宋以其救蕭也君子曰清丘之盟唯宋可以免焉

救蕭之役在清丘前若以是免宋則是時華椒猶未受盟若以宋見伐於楚而諸侯不救因以免宋則此罪在諸侯宋若無伐陳討貳之事安可以諸侯之罪而得免謂之君子之言亦非矣此傳急於免華椒之說以為之辭而不悟也

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罪我之由我則為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我則死之

明年衛殺孔達則晉之討也晉雖不救宋而能討衛功罪蓋相半不可謂全不實其言者蓋知前說之妄也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十四年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

說見前

十有五年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儁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儁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儁

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民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為乏盡在狄矣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辛亥滅潞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

赤狄狄狄之總名也其別為潞氏及甲氏留吁見於

經者自三種各以其别言之故皆冠以赤狄令乃
先言敗赤狄而後言滅潞别而為二其義不可解
意或以參見謂赤狄即潞潞即赤狄如大夫名氏
與爵謚參書者要之赤狄非止潞也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
伯衛卒立召襄

王子捷杜預以為王札子不言子札傳文倒札字

非也公羊以為長庶之號亦非是唯穀梁以為當上之辭者近之穀梁謂大夫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令春秋見書者三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此自以親責之也若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與此穀梁皆以為當上之辭當上者謂專殺臣而任其君之事者也故曰矯君命而殺之非忿怒相殺也楚比非實弒其君者不可以討賊之辭加之故言公子棄疾者以公子棄疾當上也召伯毛伯非得

罪於君者不可以君殺大夫之辭加之言王札子者以王札子當上也棄疾不言楚人以其與蔡人殺陳佗者異故不變文而王札子言王子札則與王子虎王子朝同疑其為兩下相殺故特變文加名於子之上見其親貴如晉卓子衛伋子壽子云爾此穀梁之意而經之義也令謂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札子殺之札子為之殺而復立召伯之子襄使權不在札子不足以任其君之事失經

意遠矣此盖不知札子變文之義也

冬蝝生

冬蝝生饑幸之也

傳例凡物不為災不書今謂蝝生於冬不為災以幸而書則他何以不書乎蝝者蝗子之入地而未成者也凡經書螽者十其四書秋其四別書在八月九月十月唯哀兩見於十二月秋者夏之五月六月七月與書八月九月者同而十月者夏之八

月此皆為場穀未登而害稼以災書也十二月者夏之十月雖害稼然當蟄而未蟄以見司歷之過若蝝以冬生在夏八月九月十月之間則與前十月十二月書冬者同以見螽雖蟄而蝝之在地者復出歷三月並見在八月則害稼而為災在九月十月則雖不害稼而為異合災異而兩書之故變文曰蝝生而經書饑不於秋螽之後而於冬蝝生之後則蝝之為災可見矣此傳誤以夏正言冬謂

塲穀已登不為災求其說而不得是以謂之幸也

十有六年

夏成周宣榭火

夏成周宣榭火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公羊穀梁皆以火為災當從二氏作災左氏不傳經之誤也何以知之經未有書火者人火有為之者亦不可勝記故不書天火以天事為重故書則此何獨書乎傳以為人火曰火天火曰災則是不

知經之義是以承文之誤而不能辨也

十有七年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冬公弟叔肸卒公母弟也凡大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凡稱弟皆母弟也

太子之母弟公在雖太子猶繫公稱子豈有母弟而稱太子弟之理乎自不必為此例其曰凡稱弟皆母弟是矣然或褒或貶必有見焉如齊侯使其

弟年來聘陳侯之弟黃奔楚之類然後以重書叔肸
書弟蓋以其賢穀梁嘗言之矣傳不得其事故但
從母弟之例不然季友亦莊公之母弟何以止稱
公子友如陳哉

十有八年

夏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

僖以公子遂如楚乞師書則此安得不書且曾前
此與齊未有隙何為而欲伐齊杜預謂公不事齊

齊與晉盟故懼而乞師于楚此皆求其說不得而
妄爲之辭也按成二年六月傳言臧宣叔如晉乞
師蓋謂是年春齊侯伐我北鄙故爾齊晉相與盟
魯懼而爲之備可矣何遽乞師於人而伐之乎傳
誤也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

秋邾人戕鄫子于鄫凡自虐其君曰弒自外曰戕

戕者辨殺之名非辨弒之名不應以内外爲别自

虐其君以君而言不可槩曰殺故變其名謂之弒自外虐人之君不以君言則何害其言殺哉内必曰弒盜殺蔡侯申何以不言弒外必曰戕楚子誘蔡侯般殺之何以不言戕戕者賊而殺之是也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左傳讞卷五

宋 葉夢得 撰

成公

二年

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名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

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

楚莊王賢君也以夏徵舒之惡討陳而殺之經與之以討賊之辭豈有復納夏姬者乎至言君名諸侯以討罪按經但書楚人殺夏徵舒楚子入陳諸侯無在焉何名之有則莊王之納巫臣之諫皆無實也

冬楚師鄭師侵衛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即位受盟于晉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于楚而亦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為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王猶用衆況吾儕乎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恵恤其民而

善用之乃大戸已責逮鰥救乏赦罪悉師王卒盡行
彭名御戎蔡景公為左許靈公為右二君弱皆強冠
之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使臧孫往辭曰楚遠
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陽橋孟
孫請往賂之以執斲執鍼織紝皆百人公衡為質以
請盟楚人許平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
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
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卿不書匱盟也于是乎畏

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
經先書楚師鄭師侵衛繼書公會嬰齊于蜀而後
書公與楚及諸國人盟會與盟自兩事蜀魯地也
使楚果嘗侵我入其境經何爲而不書乎傳乃謂
因楚侵我我以賂請盟楚人許之乃盟誤合會與
盟爲一事妄矣且盟者十一國魯畏侵而請盟何
與他國之事而十一國之大夫亦豈能卒然並集
于魯哉蓋是時楚莊王卒共王初立而弱嬰齊欲

以威脅中國悉率王卒而行因侵衛之師名諸國而盟之魯欲附楚故公即其地先會以為好爾經惡楚强諸大夫靡然從之故皆貶而稱人謂之畏晉而竊與楚盟亦非是何以知諸國書人為大夫以嬰齊在焉而稱楚人則諸國之人固皆大夫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二月公至自伐鄭

三年春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役也遂東侵鄭

鄭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覆諸鄤敗諸丘輿皇戌

如楚獻捷

邲之役在宣十二年晉本以救鄭而師自敗非鄭之罪也葢晉敗而鄭復從楚故十四年書晉侯伐鄭傳曰為邲故也安有更七年而復討乎此葢為二年冬楚師鄭師侵衛故爾非討邲也傳例有鐘鼓曰伐無曰侵今經但書伐鄭而已而傳言東侵鄭安有已聲鐘鼓言伐而復侵之者乎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秋叔孫僑如圍棘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

以棘為汶陽之邑公羊亦云然始賂齊者以田而已邑不與焉今田復歸我而我取之邑何為而不服哉詳左氏意魯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蓋謂汶陽為棘田齊歸我田不歸我邑故汶陽不服而僑如圍棘以其圍我舊邑故得與内邑同見圍然而經書取汶陽田在二年明年始圍棘夫言取

則既得之矣何為復圍棘哉其實齊初但侵我汶

陽之田而已棘猶在也汶陽田既歸我而邑别自

叛兩者初不相干故三年但見圍棘如圍費圍郈

圍成爾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

衛侯使孫良夫來聘

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良夫

來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于衛也位為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為次國晉為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

聘一事也盟一事也諸侯大夫未有以二事出者

審實使之來聘因以尋盟則當如天王使榮叔歸

含且賵書來聘且盟今聘事既畢而復書盟豈以兩事並出者予經之例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之非一事雖晉侯侵曹晉侯伐衛猶各書今荀庚孫良夫皆不繫國非再見而畧之貶其專也且自公即位惟晉嘗為赤棘之盟而衛盟于蜀自主于楚何尋之云安得為禮或曰及國佐盟于袁婁亦不繫齊何以為中無事而不為貶乎此連鞌戰之役將在軍中盟所得專也

六年春

二月辛巳立武宮

二月季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于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已非由人也

武宮武公之宮也猶言立煬宮何與于立武而謂之非禮乎此葢傳誤以潘黨勸楚子立武軍之事言之杜預知其說而以築武軍又作先君武公宮兩言之雖巧于附會要不能救傳之誤也立煬宮

傳以為季孫意如禱于煬公逐昭公而為之立然
則武宫或由鞌之戰禱于武公而立也
取鄟
取鄟言易也
鄟杜預以為附庸國是矣而傳以取言易則非吾
嘗言之矣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三月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雒之戎

陸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也師于鍼衛人不保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惟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棄信也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陴

此事與經書絕不相類經書衛而不書晉如杜預言晉不告或可也二國既同侵宋何為反自相襲乎據伯宗言衛唯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

然是晉侵宋師過衛境而欲襲之然前亦不得言

晉衛侵宋傳之言首尾自相戾

冬季孫行父如晉

冬季文子如晉賀遷也

魯往賀遷則晉嘗來告矣經凡遷國未有不書如

衛遷於帝丘蔡遷于州來之類何晉遷反不書乎

然則行父如晉非賀遷也

八年春

宋公使華元來聘
宋華元來聘聘共姬也
是時共姬猶未納幣安得為聘共姬或是因聘以
圖婚然亦不得謂之聘共姬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禮也
杜預謂納幣使卿為禮內女嫁為夫人紀伯姬杞
伯姬皆不書納幣常事故也則宋女安得獨以納

幣為禮而書予此葢為言使者父母沒自婚之辭

與紀裂繻來逆女不言使者母在母命之辭為得

禮故各書以一見正爾非傳所謂禮也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譖之於晉侯曰原屏將為

亂欒郤為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

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于晉侯曰成季之勲宣孟

之忠而無後為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

保天之禄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周書曰不敢
侮鰥寡所以明徳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若爾同括之死本無罪以莊姬之譖爾據傳例殺
大夫無罪則不稱名故宋殺其大夫傳曰不稱名
衆也且言非其罪也今同括何為而書名此乃趙
氏之强晉史有為之辭者傳不知此國殺大夫之
義而妄信之不然晉既以讒殺之矣經遂可以讒
而實其罪乎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冬杞叔姬卒來歸自杞故書

女出則夫家之義已絶自不得以夫人書卒此齊子叔姬郯伯姬所以皆不書卒也杞何得獨書乎此蓋雖歸而未許之絶故明年復逆其喪以歸則固外夫人法所應書也杜預謂閔其見出來歸故書若更適大夫則不書此附會之辭也

衛人來媵

衛人來媵共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

媵不皆以同姓先儒固有言其非者矣今必以衛人晉人來媵為禮則齊人來媵又何以為禮乎杜預謂異姓非禮然則禮者亦書非禮者亦書何以為别非春秋之義也此葢不知宋得用王禮備三媵以重書爾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九年春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以歸請之也杞叔姬卒為杞故也逆叔姬為我也

夫婦之道既絕則不可復合不為不為白也母豈可歸為魯女猶得為我而為杞伯妻乎

非知禮之言也

城中城

城中城書時也

土功時則不書畚是時楚方伐莒莒潰楚人入鄆

我無素備畏逼而恃城以為守故雖時猶書以是

貶非謂時也

十年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三月子如立公子繻夏四月

鄭人殺繻立髡頑子如奔許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

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

有疾五月晉立太子州蒲以為君而會諸侯伐鄭鄭

子罕賂以襄鍾子然盟于脩澤子駟為質辛巳鄭伯歸

晉侯生而立其子是禪之也歷春秋未見有為此者審有之亦大事矣經何無異文以示義乎凡諸侯出奔有二君者未嘗不書名以為別令繻一晉侯也州蒲亦一晉侯也經但書公會晉侯安知其為州蒲而非繻乎蓋傳蔽於大厲之妄謂晉侯先有疾不得會故因為是言也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為貳于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

公請受盟而後使歸則即晉可以盟矣何待歸乎此文與晉荀庚衛孫良夫同以郤犨之專盟也當是糴茷歸知其無貳于楚公假盟以免禍而郤犨遂從之耳

夏季孫行父如晉

夏季文子如晉報聘且涖盟也

魯臣出從諸國盟未有不書涖盟者行父何獨不書乎杜預謂郤犨文子交盟魯晉之君其意一也故但書來盟舉重畧輕則郤犨何以既書聘又書盟而今反不以盟為重蓋傳不知譏專盟之意既誤以郤犨為來盟故又以行父為往涖盟也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十二年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書曰周公出奔晉

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

自周無出是矣以為周公自出則非也此葢左氏不知三公與王同體之義夫既言出奔則何以別其為自出乎若然王子瑕王子朝亦周臣也而奔晉奔楚皆不言出豈可以是反謂瑕朝之正尤可見其妄矣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

許偃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
惡同之同恤菑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
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而討不
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胙國鄭伯如
晉聽成會于瑣澤成故也
瑣澤之會杜預謂晉既與楚成合諸侯以申成好
然經書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見衛侯而不見鄭
伯豈傳誤以衛侯為鄭伯與然其載宋西門之盟

亦非是始九年傳言晉歸鍾儀使求成于楚十一
年言華元善于令尹子重又善于欒武子聞楚既
許糴茷成使歸復命故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
之成明年遂為此盟吾謂晉誠欲與楚成既鍾儀
諜之于前糴茷請之于後何與于宋而必待華元
合之乎審有是盟豈瑣澤之會猶告諸侯得書西
門之盟反不告諸侯而不書乎然則瑣澤自魯衛
以他事與晉為好無與于楚西門之盟未必有傳

但見鄭伯嘗以貳楚執于銅鞮故謂晉楚合而聽成遂誤以衛侯為鄭伯爾此相繼言晉郤至如楚聘且涖盟冬書楚公子罷如晉聘且涖盟十二月晉侯及楚公子罷盟于赤棘晉楚之成實在此晉愧其求成于楚故不以告是在傳之中而不悟也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狄人間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傳不知中國敗異域與魯敗外同辭之義自拘未

陳曰敗例故妄以間宋盟及不設備言之姑以成

其說而非事實也

十有三年春

三月公如京師

三月公如京師宣伯欲賜請先使王以行人之禮禮

馬孟獻子從王以為介而重賄之公及諸侯朝王遂

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

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

王之卿士會諸侯伐秦未有不書于經者二公誠行安得不書乎杜預謂二公不書兵不加秦旣言會

則便當書矣何必更問所加況後言麻隧之勝則兵非不加秦也以禮考之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劉康公成肅公雖畿内諸侯然亦兄弟之國也國有祭焉自應受脤傳不知此故妄以為會伐爾然劉子之言亦非是脤膰皆祭祀之肉也膰以熟言脤以腥言本不别戎祀古者以血祭祭社稷五祀則腥也故社稷五祀之肉謂之脤以饋食享先王則熟也故宗廟之肉謂之膰凡腥皆當為脤師行

必受于社故以脤言而脤非兵祭之稱安得言戎

有受脤此疑亦非劉子之言而傳附益之也

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絶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禄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又不能成大勲而為韓之師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

之脅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無祿文公即世穆為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殽地奸絶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之師猶願赦罪于穆公穆公弗聽而即楚

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

伐與侵皆討罪之名其好固已絶矣不必先絶而

後舉也而此辭大抵多不實姑舉是二者言晉文

公征東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文公之霸

但侵曹伐衛敗楚而已何虞夏商周胤之有而晉

方為霸主亦未嘗朝秦也僖三十年經書晉人秦

人圍鄭據傳文公自以亡過鄭不禮且貳于楚討

之無鄭人怒秦之事且是時唯秦同伐亦安得言

帥諸侯秦伯以燭之武之言與鄭盟固非秦大夫
而謂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者前既無同伐諸
侯則此何人致命自敵之役終襄公之世秦晉用
師葢未嘗息故秦既戰彭衙其明年又有王官之
役又明年晉復圍秦邧新城錡安得謂襄公願赦
罪于穆公予鬬克歸楚求成此自秦楚欲平其隙
是時穆公方霸非恃楚以為强者楚頵之弑何與
于秦而謂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此葢附會彭

衙之敗然秦人終取晉王官及郊晉畏而不敢出則秦非不克逞志者也其言皆無據此亦戰國說士之言杜預知其非故以為晉誣秦夫豈有請于天子合諸侯之師以討人而誣其罪諸侯乃肯從予傅亦若知其不然者故以令狐之盟及召狄與楚伐晉為晉辭若然晉直以是三事絶之固有名矣何必先加之誣凡左氏不能辨當時雜家之言每務博取而曲成其說類若此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

經伐而不戰則書伐而不書戰伐而戰則書戰而不書伐惟桓書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戰伐並見葢以别嫌非常法也今經但書伐秦審有麻隧之勝安得反志伐而不志敗乎杜預謂經文闕漏

傳文獨存此不知戰伐不並見之義妄以附傳而
誣經也不更本戰國時秦爵簪與前呂錡之辭相
連皆後人之辭爾

十有四年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舍族尊夫人也故
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
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

稱族舍族之妄吾固言之其所載君子之辭雖傳之有自然施之于此亦非其義其于邾黑肱以濫來奔為欲蓋而名彰齊豹書盜為求名而不得皆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辯亦非兩書本意其辭仍詳畧不同尤以見左氏非正受經者間聞其說而不知其孰謂是以言之每不當其處也

十有五年春

三月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十五年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凡君不道于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不然則否

曹負芻殺太子而篡國晉合諸侯以討執而歸之京師討罪之正孰善於此則可謂不及民而以人執爲重乎夫君與民孰大負芻之惡未有以見貶

至書晉侯執之而後始著必以不道于君爲侯執而輕不道于民爲人執而重顛倒君臣之義而縱失負芻之罪豈春秋之義哉蓋傳不知以侯執爲伯討以人執爲非伯討之說是以輕重正相反也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

宋殺其大夫山

宋魚石出奔楚

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爲右師君臣之訓

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于宋也右師討猶有戌在桓氏雖亡必偏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魚石向為人鱗朱

向帶魚府出舍于睢上華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

經書華元出奔晉又書華元自晉歸于宋凡經書自某歸者皆有奉也是華元至晉以晉之奉而得歸今傳所書華元乃為魚石所止不至于晉而反則經安得書自晉歸乎此葢不知書自之義而妄信宋史之辭以失經意杜預遷就其說乃謂華元欲挾晉以自重故以外納告夫華元所以挾晉者

将以勝國人而討亂耳何與於他國使華元實無晉之援而徒假以赴告亦何足以為重也　傳以蕩澤殺公子肥而謂攻蕩氏殺子山言背其族則以子山即蕩澤邪非蕩澤邪若以為即蕩澤以背族貶而去氏則經當書殺其大夫澤不當言山若以為非蕩澤則安知山非蕩氏之族殺公子肥者乃山而非澤乎蓋傳不知公子非三命不氏之義每以稱族舍族為褒貶故或以山去族為罪然不悟

其例殺大夫而名者為有罪安在其不氏也然則經見山不見澤以經為正則澤宜為山之字左氏欲以參見而誤以澤為名也凡傳書此事皆不可據其失華元之事詳於前矣其後又言殺子山而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五大夫出奔事皆不近實為亂者蕩氏一族魚石等何與而俱奔經亦何以獨書魚石不書四子則向為人以下皆未必嘗奔魚石既自止華元援之而歸何懼而反出以

吾觀之魚石盆與蕩山同惡蕩山旣殺則魚石自不得安故其後復據彭城爲亂皆無與四子事也

十有六年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汋陂退舍於夫渠不儆鄭人覆之敗諸汋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

經書鄭公子喜帥師侵宋傳例伐與侵固不同則經言侵傳安得謂伐乎杜預謂經傳異文經從告

傳言實尤非是若經但從告反不若傳之實則變有告易是非顛倒勝敗者經一皆從之褒貶予奪何足以為經附會之弊一至於此且傳謂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師出臧否亦如之古人本不諱敗若宋果嘗為鄭所覆獲其二將則宋以為恥不告可矣既不恥而來告豈敢于人而反告侵乎經既言侵則自伐而下皆不足據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經書楚殺其大夫公子側側即子反此君殺大夫之辭若據傳所言則楚子本不殺子反而子反自

殺則經何以稱國而殺乎呂氏春秋言荆王聞酒臭罷師而去之斬子反以為戮與傳不同而實合乎經則傳所載未必然也葢欲實郤至二卿相惡之言故欲歸子反之死于子重而不悟其違經

公至自會

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而又討我寡君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是大泯曹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

矣君惟不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

十五年諸侯同盟于戚傳言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則戚之會乃所以執負芻安得以列諸會為無罪乎杜預謂諸侯雖有篡弒之罪侯伯已與之會則不復討此言害教為甚且衛州吁弒完石厚問定君於石碏碏曰王覲為可豈以諸侯為會而免哉况負芻實未嘗得列會者曹人必不應反

妄言之以欺霸主杜預以爲畢乃執之故曹人以爲無罪此雖强欲附會不知其與十五年討曹成公者戾也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苕丘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郤犨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

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亡而為讎治之何及郤犨曰吾為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敢介大國以求厚焉承寡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謀國家不貳圖其身不忘其君若虛其請是棄

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
經書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於苕丘舍之猶言釋
之令乃以為執于苕丘許魯平而後赦季孫是為
始置之而未釋也故杜預謂舍之苕丘明不以歸
誤矣大夫執之書舍之書所以見重也苟姑置之
而未釋則如傳言猶以為執何用但記其不以歸
乎蓋傳見行父以九月執十二月方盟意此三月
之閒猶未得釋故云爾不知僑如在魯十月已奔

齊若非知晉悟僑如之譖而釋行父則何由遽奔
若晉人執行人叔孫婼傳言乃館諸箕此乃傳所
謂舍者而經自不書矣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

傳言出若云逐也僑如以十月出奔季孫行父以
十二月與郤犨盟公至自會則方僑如之奔公與
行父俱未歸也而誰逐之乎杜預謂公未歸命國

人逐之若然經亦當書放僑如不當以自奔爲文

按僑如本與穆姜同謀害公者穆姜在内僑如若

無所畏豈國人所能逐襄二十三年將謀臧氏季

孫名外史掌惡臣問盟首曰無或如叔孫僑如欲

廢國常蕩覆公室此益僑如知晉舍行父其謀不

行懼而出奔爾魯人因與諸大夫共盟於後非盟僑

如也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

十二月季孫及郤犨盟于扈歸刺公子偃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

按十六年傳穆姜欲去季孟公不從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若是則偃未有罪穆姜假之以脅公爾而經書刺公子偃此殺有罪之辭也偃葢與僑如同惡者前言不盡其實也

十有七年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乙酉同盟于柯陵尋戚之盟也

此乃伐鄭之諸侯也與戲及亳城北同文葢鄭服

而共盟也鄭繼叛故後復見伐戚盟乃討曹負芻

何尋之云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冬諸侯伐鄭十月庚午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

上十一月諸侯還

伐與圍二事春秋舉重圍重于伐故言圍不言伐設有見焉則圍伐並見者有之矣未有舍圍而言伐也杜預謂畏楚救不成圍而還若是則未嘗圍矣傳安得言圍哉

十有八年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郜取幽丘同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書曰

復入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以惡曰復入

傳為此四例皆不可通於經蔡季蔡人名之於陳此國逆也而不書入衛侯朔入于衛此復其位也而不書復歸宋魚石復入于彭城此諸侯納之也而不書歸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此以惡入也而不書復入若此之類不可概舉蓋左氏不辨逆順難易之理又不別君臣之義不可以同辭而一之

故其說每相戾凡歸皆順辭也易辭也入皆逆辭也難辭也四者各即其實言之其善惡褒貶不在于是復者以位言也國君出奔其位未絕故可言復歸大夫去國則絕矣故不可言復歸是故君皆言復君而不言復者不與其復也臣皆不言復臣而言復者求為復者也

謄録監生臣楊以澐